

卞亦文 著

# 玉色

## 风雨堂瓷话

作家出版社

高枕无忧

赏瓶的故事

香港的包浆

长河落日照钧窑

假作真时真亦假

豇豆红的暗号

荷花缘

雍正官窑

酒·色·文人

文房·文人·断简

情·色·文房

感受遗憾

道光·堂名款

抱月瓶·误读古画

「推」杯「唤」盏话圆器

婴戏·诱惑

粉彩大盘·潜规则

在瓷语的密林里——风雨堂瓷话

什雨堂瓷話

卞亦文題



卞亦文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色：风雨堂瓷话/卞亦文著. —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  
2009.1

ISBN 978-7-5063-4590-3

I. 国… II. 卞… III. 瓷器 (考古) —收藏—中国  
IV. G89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01045号

## 国色：风雨堂瓷话

---

作 者：卞亦文

责任编辑：王宝生 韩 星

装帧设计：|合|和|·蒋艳

书名题字：冯其庸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 //www. zuojia. net. cn

印 刷：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60×230

字 数：180千

印 张：14.75 插 页：1

印 数：001-10000

版 次：2009年1月第1版

印 次：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4590-3

定 价：36.00元

---

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刷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自序

耽迷于古玩，往往给人以这样的印象：喜欢老旧的东西，对新鲜事物不感兴趣。

旁人怎样我不知道，我自己曾无数次对人解释、辩白：

我们喜欢的是养眼的古代艺术品，是古人的生存智慧和艺术。

是曾经有过的精致、优雅的生活方式，是无奈湮没却又似曾相识的欢欣、愉悦的生活气息。

是清新的旧颜，是妩媚的沧桑，是绚丽的流逝，是宁静悠远的壮怀激烈，是历史、文化最精准的注脚和最华丽的训诂。

而主要不在于那份老旧，更不是那些老气横秋的粗粝旧货。

在《伊利亚随笔》中，查尔斯·兰姆是这样感慨与他同时代或者更早一些的中国瓷器的：

“他们画得既不合章法，又不讲透视，好像不受任何因素限制，只是没着没落地在那儿飘浮着。……也许，在那美丽的中国，天空特别明亮，事物看起来就是这般模样。”

兰姆当然不是以历史的眼光或爱好古董的心态来赞美中国古瓷的，他热爱的是那份独特、新奇的艺术气息。

就审美而言，艺术和美是穿越古今的永恒，并不因新旧而有高下之别。

关于新旧，梁实秋先生说过一段入木三分、一针见血、令人服膺的话：

“旧的东西大抵可爱，唯旧病不可复发。……最可怕的是，倡言守旧，其实只是迷恋骸骨；唯新是鹜，其实只是撙拾皮毛，那便是新旧之间两俱失之了。”

掂拾皮毛的唯新是鹜固然可气，迷恋骸骨的倡言守旧却更是可憎。

这些年，各种借尸还魂的“守旧”闹剧还着实不少见：

老调重弹、妄自尊大的“国学热”，叫嚣吾国传统文化高人一等无所不能甚至即将拯救世界的洋洋聒噪，各地丑态百出的祭黄帝、祭孔“大典”，更有众多“博士”们联名倡议“恢复黄帝纪元”的喧嚣……林林总总，不一而足。

某些人的思维甚至倒退到了鸦片战争和魏源以前，让人蹙眉、掩息、捧腹，觉得丧气、恶心、滑稽。真需要每人发本《海国图志》来重新“启蒙”一番，彻底去去那股尸臭味儿。

说到玩古董搞收藏，倒是最忌惮新旧混淆、以新充旧。不过，近些年我倒更害怕自己掉进骸骨堆里，变得暮气沉沉，未老先衰。

有歪诗为证：

飞雪团龙忆胜景，泛花飘鼎思年华。

莫将新瓶装旧酒，应把旧盏试新茶！

是为序。

卞亦文

戊子冬至于鹏城风雨堂

# 目录

- 2 高枕无忧
- 14 赏瓶的故事
- 23 香港的包浆
- 35 长河落日照钧窑
- 48 假作真时真亦假
- 59 豇豆红的暗号
- 73 荷花缘
- 85 雍正官窑
- 101 酒·色·文人
- 112 文房·文人·断简
- 127 情·色·文房
- 139 感受遗憾
- 149 道光·堂名款
- 161 抱月瓶·误读古画
- 171 “推”杯“唤”盏话圆器
- 181 婴戏·诱惑
- 192 粉彩大盘·潜规则
- 203 在瓷语的密林里——风雨堂瓷典

## 高枕无忧



北京古玩城这几年年年扩建，添楼层，加铺位，四处挖掘潜力，能用的面积全顶上了。林林总总的新店开了不少。新店新货新气象，看着热闹又新鲜。可几圈转下来，发现能买的东西并不见得就多了，可逛的店面还是那么老几家。

或许古董的缘数离不开一个“老”字，老关系老朋友老熟人老古玩店，亲切，舒坦，熨帖，踏实，还老能有所收获。

三层南面靠近围栏居中一家，门面大小适中，经营者班氏兄弟，熟人分别以大班、小班相呼。至今也不知道此店是什么宝号，因为大班坐堂掌柜的时间居多，常客便习惯以“大班店”称之。

大班主营瓷器，尤以高古老窑为长项，眼力精准甚至刁钻，于鉴定特别是辨别新老有独到之秘。店里的东西干净整齐，“大开门”的货色居多，常有些或罕见别致或规矩典型的宋元器物，引得客人频频上门，其中不乏驰骋市场的大行家和品味独到的资深藏家。

大班待客还算谦和，甚至不乏谦卑。但只要把客人引进坐定，悄然拿出一件东西，谦卑就慢慢化作了曲径通幽别有洞天的神秘和得意，变成了深沉矜持的居高临下。

一旦说起自己的东西，总会顺手抽出几本国际大拍图录，剖析品级、类别是为了引证那些触目惊心的成交价格，滔滔不绝神采悠扬中大有激扬宝藏指点文化舍我其谁的架势。

只是话越说越多，调儿越拉越高，嗓音的分贝却越压越低，越听越显得神秘，如纶音梵语，云山雾罩。

这时，客人根本无从置喙、不容置疑，只有认真听讲的份儿，随着大班渐渐仰身后靠的坐态和乜斜的眼神，原本舒展的坐姿也会跟着躬身趋前，神色越发虔诚起来，生怕漏听了哪句教诲。

在这种氛围和“气场”的笼罩下，很多客人都忘了或者顾不上自己主顾的身份，唯有以店老板的拥趸乃至粉丝自居。

“三年不开张”的古玩到了大班店里，件件都成了紧俏商品，而且仅此一家别无分号，令人咋舌的索价也成了半卖半送，如不欲购从速的话简直就是缺心眼儿，错过的不仅仅是机会更是眼光、品味、身份、面子、判断力、前瞻性……

还真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。

给朋友看过一只金代磁州窑系黑釉剔花玉壶春，深剔缠枝牡丹，大花肥叶，气势夺人，施釉过足，工艺很讲究，品相近乎完美。要价也高得干脆，没什么商量余地。且声称已有重要买家递价若干，只是还没舍得卖。

宋元瓷器在国内不能上拍，缺乏明晰的价格参照，市场随意性大，往往让人无所适从。朋友稍犹豫了几天，再去看，东西已被一位熟谙国际行市的行家拎走。没过多久，就出现在业内闻名的某大藏家的收藏图录中。

一把北宋耀州窑刻花小梨壶，苦艾青釉色，透亮爽绿，刻花利落，壶流有残，断了一小截。甲申年开

价六万，明显超行市；乙酉年要价八万，丙戌年又涨了四万，如今戊子年是少十八万不卖。搞得几位有心的客人从哑然到不屑到摇头不止，如今颇有几分懊恼。

大班看在眼里，得意在心上，面儿上却还是一脸无辜、无奈加不解……

这其中，当然不乏乃至充斥着生意伎俩，无论欲擒故纵诱敌深入还是王婆卖瓜，这番狡猾的生意经并不难识破，也无法让人真正买账。主顾也好，拥趸粉丝也罢，最终是冲着东西来的。没有过硬的货色，一切都是枉费心机。

大班的确是个会做生意、很有“范儿”的古董商。但真正能长期支撑他的“范儿”，换句话说能让客人欣然“认头”就范的，是过硬的货色、眼光和一贯童叟无欺如假包退的诚信。这才是大班的底气。

我和一位亦师亦友的忘年至交也算是店中常客，头几年每回相约逛古玩城，来去总少不了两句话：“大班那儿



图一：宋·磁州窑系珍珠地“德福”枕

去过了吗？”“去大班那儿看看吧。”

甚至好几次约定了，这回不去他那儿，好好看看别家的东西。可临到末了儿，总会憋出一句“还是去大班那儿转转吧”。

真是铁杆儿主顾，忠实拥趸。

朋友得到了一件登峰窑珍珠地剔花枕（图一），枕面留白剔刻“德福”两个大字，生拙道劲，意头好。明显的化妆土施釉，属磁州窑系中民俗意趣浓厚的典型器，不算罕见，但品相干净，买价适中，朋友颇觉惬意。

没两天去大班店里闲坐，刚聊几句，就看大班拿出一只蓝布盒，打开一看：与德福枕一模一样的枕头，只是“德福”两字换成了“齐寿”，恰巧算一对，心中暗喜。上下仔细查看品相、估摸尺寸是否一致的时候，大班已然摆出一副稳坐钓鱼台、皇帝女儿不愁嫁的笃定。

“什么价？”

“这东西，最少也得十万。”……正准备继续口若悬河引经据典举一反三，却发现这回的听众已经一改往日的虔诚和专注。

“太贵啦，哪儿值这个钱！”

“怎，怎么了？”没想到自己的话会被“粗暴”打断，大班满脸错愕。

“我刚买了一个跟这一模一样的枕，价格还不到你的四分之一。”

愣了一下，大班迅速定过神来，又恢复了一贯的傲然和不屑。

“不可能！您买的肯定是假货、瞎活儿！”

“得，回头我拿来，你看了就知道了。”

“您拿来。”闲扯了几句后，目送着客人离去，大班似乎看着一个误入歧途却不知醒悟的人，一脸的遗憾和痛惜。

第二天，德福枕送到了大班店里。大班托着枕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，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，审了足足十分钟，颓然说了句“是真的”。额头上已然汗珠隐隐。

突然，他眼睛一亮，看着那只齐寿枕，冲口而出：“您看，我这比您

的多一道线！”说完，顺手一抹头上的汗珠。

果然，“齐寿”二字的边框剔出双线，而围绕“德福”的是一道略粗的单线。

等于两件品牌、款式、面料相同的衬衣，其中一件比另一件多缝了一粒纽扣。

但这一根线却非同小可，成了大班的救命稻草。

主、客相视一笑心照不宣中，大班终于破天荒地让了一大口价。

枕是宋金磁州窑的大宗产品，坚硬而凉爽，用途之一肯定是盛夏午后小憩或南斋高卧时的临时卧具。

最有意思的是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个白地黑花磁州枕，上面是一篇洋洋洒洒的《枕赋》，所谓：

“有枕于斯，制大庭之形，含太古之素，产相州之地，中陶人之度，分元之全名，混浊之故……是时也，火炽九天，时惟三伏，开北轩下陈蕃之榻（榻），卧南薰草春之竹，睡快诗人，凉透仙骨。游黑甜之乡而神清，梦黄粱（粱）之境而兴足，恍惚广寒之宫，依稀冰雪之窟。凛然皂发之爽，倏然炎蒸之萧。思圆木警学之勤，乐仲尼曲肱之趣。庶不负大庭太故之物，又岂持不困于烦暑之酷而已也。”

从材质、产地、功效、优点各方面加以阐释、宣扬，朗朗上口，文辞华丽，生动诙谐，绝对是一篇煽动性极强的广告词。

过去多认为磁州枕是殉葬明器。近年来不少学者、藏家提出异议，认为是前人的误解。理由是很多带有文字装饰的枕头，上面的警世格言、训诫都不像是劝诫亡者的，教训死人毫无意义；不少轻松活泼、优美绮丽的诗词，包括吉祥祝语，也都不可能是说给死人听的。

不无道理，但也不尽然。

是不是存在这样的可能：古人对死的观念不像现代人那么客观静止，哪怕说是迷信也好，他们认为亡逝者实际上是去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或者投胎转世了，总之还得再活一次；所以在瓷枕上用各种有针对性的话语安慰、祝愿、鼓励、劝慰、警示、告诫“他们”，希望逝者在另一个世界里能够再接再厉、风光明媚、称心如意、福寿双全，或者有所警醒、恍然大悟、幡然悔悟、痛改前非。这种可能，未必不是那时的一番人之常情。

毕竟绝大多数都是从墓葬里挖出来的，我倒情愿觉得它们是古人生前死后、阴世阳间的一举两得，穿越来世今生的无忧高枕。

是否殉葬品其实无关于它们的艺术文化价值，倒是容易触动作茧自缚而又脆弱的市场神经。囿于东方人的审美和收藏心理，磁州枕如果洗脱了明器的“嫌疑”，随之而来的受众和市场效应才是显而易见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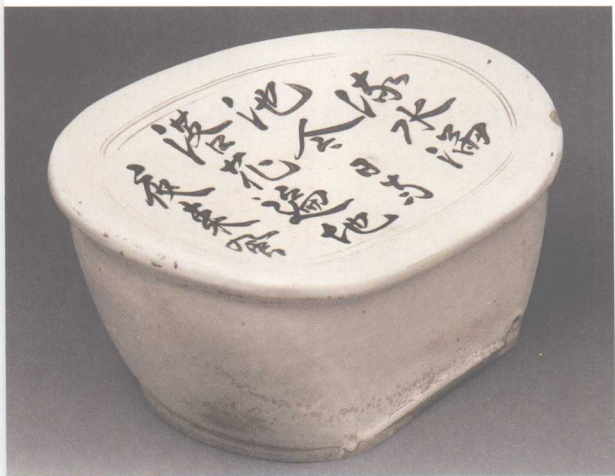
我对磁州枕也一向心有所骛，但择之甚严，不敢贪多求量，怕搞得自己整日睡眠惺忪，哈欠连天。很多稀罕的品种和装饰，无论工艺繁简，都觉得乡俗气过重，乡愿味儿过浓，乡绅情调过稠。

倒是最常见的白地黑花，或洒脱奔放，或遒劲醒目，或机智幽默，或清新活泼，或意趣盎然，窃以为是磁州窑最得心应手挥洒自如的极致成就。

正如我说过的：

“白地黑花，是磁州窑最具特色的品种。奔放洒脱的刻画艺术，寄托着人们对小康富足、家国永安的憧憬。

“真诚，是磁州窑最鲜明的艺术性格。由始至终，磁



图二：宋·磁州窑白地黑花诗文枕

州工匠们都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”

收到的两件北宋白地黑花枕，都是拜大班所赐，费了不少口舌却没少花一两银子。

一只（图二）纯写诗句“流水满池今日雨，落花遍地夜来风”，是雨打梨花深闭门的悄静恬然，是夜来风雨声后晓看红湿处时细数花落知多少的清新抖擞。

用笔圆熟洒落，迎面而来是酣畅淋漓的米、黄书韵。

磁州枕上文字，多见工匠所为，生涩随意的多，如此见笔见墨见骨架、有味有韵有神采的着实寥寥。

两句结尾分别是“风”、“雨”二字，与寒斋陋号不期而合，这样的巧缘谁能拒绝？

可爱的是那只娃娃枕（图三、图四），融捏塑、彩绘于一体，黑白分明，神采奕奕，品相干净利落，算得上是罕见的名品了。



图三：宋·磁州窑白地黑花娃娃枕



图四：宋·磁州窑白地黑花娃娃枕2



图五：娃娃枕  
背部

从发髻、装束看，典型的乡村胖娃娃，天真跃然，憨态可掬，博人会心一笑；最讨人喜欢的是女娃背上那只大胖鸟（图五），简笔绘就，尖喙如梭，长尾似帚，憨然雀跃中猛一回首，两根细长鸟爪撑踩有力，爪尖紧勾，脸上却是无忧无虑没心没肺的可掬顽态。

这样的枕头，怎么看都是物盛民丰、小康富足、家国永安的悠远写照。

曾经拿它在沙发上试枕过，舒服极了，却不敢多耽。怕黄粱一梦中团髻的女娃竟变作栲发的村姑和高绾的村妇。

娃娃枕曾经十分罕见，属稀世名品。仇炎之旧藏一件娃娃枕，与我这只如出一辙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纽约仇氏专拍中，售价八万美元，能换一堆清代官窑瓷器。

日本出光美术馆的那只，从图录上看竟是满脸的木讷苦相，恐怕是靖康劫难后磁州窑工们心如黄连的无奈之举。

必须提及的是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娃娃枕，最近颇受关

注，因为它惹出了一桩古诗公案。

其背部多出了褐彩装饰，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枕面上题着两句诗“叶落猿啼霜满天，江边渔父对愁眠”。一看就是抄录那首脍炙人口的《枫桥夜泊》，但却与人们熟知的诗句有明显出入。

孰是孰非，以谁为准？

熟悉磁州窑产品特别是文字装饰器物的，自然明白个中堂奥。

宋金磁州工匠毕竟不是文人，文化水平普遍不高，加上生产任务繁重，赶工赶时，没时间咬文嚼字，抄录文字时经常出现笔误讹抄，错别字连篇，缺谬不断，甚至按自己的理解武断点篡，着实见惯不怪。

即使发现了，为了个把错字重新返工或报废一件瓷坯，也犯不着，索性将错就错。因为产品用户大部分都是普通百姓，也不讲究这个。

有大量实物为证，比如诸葛亮写成“朱阁亮”，苏东坡变成“苏东波”，“风花雪月”误为“风花雪夜”、“风花雪叶”，“司空见惯”成了“司公见惯”。有一个瓷枕抄录苏东坡词作《满庭芳》，全词不足百字，错误讹抄竟达十余处。

而对这些错讹稍加琢磨、辨别，就会发现其中音讹居多。可见磁州工匠为了提高效率，抄录文字时经常采用听写的方式。

“叶落”明显是“月落”的音讹，“江边渔父”则是不熟悉“江枫”的典故，一时反应不过来，为图省事随手讹改。

假如我们今天熟知的《枫桥夜泊》真是宋代以后文人修改润饰的，原作确如瓷枕所书，首先可以肯定：张继不是一个优秀甚至合格的诗人，明显属于欺世盗名。



“改作”的节奏流畅自然，情景互有关联、呼应；“原作”的结构松散枝蔓，气韵生涩不贯通，忽松忽紧，亦土亦雅，有拼凑改装的嫌疑。

难道“原作”竟是个粗通文墨的土财主和诗坛才俊合作唱和而成？

“叶落”是空泛的自然现象和季节概念，搁在这里无依无靠，随意而突兀，与后面的“夜半”毫无瓜葛，与“夜泊”诗题也失去关联，既不点题，也不扣题。

“月落乌啼”，时间、情景立刻浮现；“叶落猿啼”，无依无靠无所指，味同嚼蜡。

“江边渔父”，是毫无意义的浅白直露，“江枫渔火对愁眠”采取拟人化手法，含蓄生动，写尽了深夜江上的寂静悄然，才能引出后面突如其来的“夜半钟声”，构成鲜明对比。

重要的是“江边渔父”破坏了“江枫渔火”与“月落乌啼”哪怕是“叶落猿啼”朗朗上口、严丝合缝的对仗。张继作为一个诗人，总不至于要后人替他对仗吧。

原诗其实无懈可击。

“月落”是一个时段概念、时间趋势而不是时点概念。月过中天以后直到黎明都可以算是“月落”，并不特指哪个时点，与“夜半”毫不矛盾，恰然相合。月出月落、日出日落本身就是模糊的时段概念，就像清晨、黄昏、傍晚、深夜一样，不能牵强为任何时点标志。

“江枫”是古诗中常用的熟典，从楚辞的“湛湛江水兮上有枫”到唐代钱起“停船搜好句，题叶赠江枫”，南宋赵师秀“丹尽江枫昨夜霜”，比比皆是。

至于说姑苏不产枫树，那是把“江枫”误认为华北的枫树。而枫属树种遍布全国各省，古人习惯把所有秋后叶色转丹变赤的树木称为“枫”，诗人更不会死抠植物树种学的概念，以至情急之下竟然拿“江边渔父”来搪塞救阵。

其实，《枫桥夜泊》从唐代以来就没有过任何修改。宋代的文献、诗集中也是这板上钉钉的二十八个字。巧合的是，宋人围绕这首诗也发生过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，只不过争执的问题没那么唐突。

欧阳修在《六一诗话》中对“夜半钟声到客船”颇有微词：“句则佳矣，其如夜半不是打钟时”，对夜半敲钟表示不可理解。在当时引起了争议，有人引用史料甚至赴实地考察，明确了姑苏城外寒山寺一直以来就有夜半打钟的习惯。

专赴姑苏实地考证的孙觌写了一首《过枫桥寺》：“白首重来一梦中，青山不改旧时容。乌啼月落桥边寺，倚枕犹闻半夜钟。”，其中“乌啼月落”明显套用张继原句“月落乌啼”，倒装是为了粘合平仄。宋人是不会把偶然冒出的“叶落猿啼”当真的。

如果把磁州工匠的失误作为诘难依据，被颠覆的恐怕就不仅仅是一首《枫桥夜泊》了，那么多成语、典故、名家诗词……后果很严重。

张继地下有知，会很无奈；磁州匠人惊闻自己的无心之过竟在千年以后酿成公案，会很惶恐，很无辜。

金兵南侵后，虎枕（图六）开始多见，是磁州枕中的异彩。让威风凛凛的山大王坐镇卧床，的确可以高枕无忧。把老虎作为日常生活装饰，更契合游牧、狩猎民族的心理喜好。无意中，从零散的地方异志里钩沉出一个血淋淋的故事，是关于虎枕的：

北宋末年，金兵统帅兀术下令山西长治的窑工们为朝廷烧造龙床虎枕。龙床始终难产，负责的工匠被处以极刑；而虎枕却顺利出窑，陆续进入王公贵族们的卧室，成全他们高枕入梦。至今仍耸立在长治古窑址旁的“龙虎庙”，是这段历史的见证。存世的虎枕，基本都是金代制品，似乎也印证了这个故事。

传统瓷塑多见谷仓和家畜圈栏，没出现过床的形制。粮谷丰收、家道殷实总比南柯一梦重要，估计风火窑神也